



《海南岛：阳光与水的叙事》承载的是作家对这片土地最初也是最深的记忆。

行走海南 与阳光和水对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

在漫长的历史里，海南岛以其天高地远的边缘性，守护着生命的童话与儿歌，守护着没有封顶的天空、一泻千里的阳光和纯澈见底的海水，以及它们所衍生的清洁的空气、湛蓝的波涛、葱翠的雨林、清澄的河流、秀美的村落、醇厚的风俗，使之成为自然恩泽最最深厚的地方……

翻开这本封面淡雅的文集，人们首先读到的，是作家孔见仿若一笔挥就的前言。那字里行间没有刀斧的痕迹，只有对挚爱故土的情深意重、苦乐相依。再往后读，发现这几乎是全书的定调——有事说事、有人讲人；有景写景、有情抒情。

我们不禁要问，是什么样的土地，能够孕育这样一份赤诚？又是什么样一方天空，能够产生那样延绵的引力？答案，尽在此书。

以身世为笔墨书写深情

“硕大饱满的果实，累累挂在纤细的枝头上，像一幅飘着香味的风景画。挎篮里的芒果，饱含阳光的味道和谦卑的热情，柔情自溢，别有一番意趣。”哪怕是自小尝到大的热带水果，作家王姘在亲手撷下时，心头仍然漾起一片暖意，“阳光实在太偏爱这片土地了，如此奢侈地馈赠了这么多青翠浓郁的绿色、圆润丰满的芒果，还有木棉和凤凰盛大倾城的花事。”

在为编写此书举办的两次“走进阳光地带——著名作家海南行”大型采风笔会中，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海南作家是主人，陪伴刘恒、刘庆邦、陈世旭、叶永烈、毕淑敏等中国当代知名作家游历海南山水；但他们又是客人，每每抵达一个地点，哪怕已经来过多次，仍然能从那些熟悉的事物中发现新奇，受到款待。

因为，海南人看海南，是一辈子也看不够的。作家王姘说，这块宁静、纯粹、干净的土地上所迸发出的生命的力量，已经深深地注入到这里的山头、云彩、河流、土地和空气中。而我想，也同样注入了这里的每一具身躯、每一

“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海南岛最耐人寻味的文字。”4月27日上午，精选散文集《海南岛：阳光与水的叙事》首发式座谈会在海口举行，多位文学界、出版界代表参会并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。

该书由海南省作家协会主编，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荟萃了王蒙、韩少功、张承志、余秋雨等中国当代知名作家和海南本土作家撰写的50余篇优美散文。

个灵魂。

所以孔见才敢笃定，那些和椰子树一样一直扎根在这里的本土写作人，愿意以自己的身世为笔墨，透露海南岛上鲜为人知的秘密。

所谓的“秘密”，是“摘下一个椰子，刨去富有弹性的棕皮之后，褐色椰壳便赫然露出一张人脸来，有鼻子有眼”；是“厝家人跨过家门忌踏门槛，吃饭时碗和匙忌扣在桌上，夹菜的手心不能向下，这预示着‘翻、沉、搁浅’”；是“山顶上那棵枯树，被闪电击中死去，又活过来，再次被击中死去，继续活过来，反复数十次，终于无法复苏，成为了顶天立地的雷击木，成为热带雨林里最高大的一棵，再强烈的雷电也不会让它燃烧，不会使它化为灰烬”……

他们带着海南人与生俱来的热情，在这支采风的队伍里充当向导，边走边聊，侃侃而谈，到了夜深人静时，又让那些奇闻轶事随墨汁蜿蜒到稿纸上，“诶，我早该把这些事儿写下来，留下来。”

那些从年少时便积累下来的，从祖父辈那里学下的关于这座海岛的稀奇事、新鲜事，经过这一张张能言善道的嘴儿、一支支触纸生花的笔儿，似是拨开云雾见月明，又似笼上了一层更为迷人的面纱。

以灵动的笔尖珍藏记忆

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被认为不宜居的时候，地处天涯海角的海南岛，成了许多人共同的向往。于是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欣然踏上这片波涛湛蓝、雨林葱翠、风俗醇厚的南国热土，为它的旖旎挥笔写下美文和诗篇。

我们不难看出，那笔墨清香之间，承载的是他们对这片土地最初也是最深的记忆。

那记忆或许是清冽的。作家蒋子丹在《午后的雷暴》中细细描述了海南的雨前、雨中、雨后——“与乌云上下呼应的是椰子树风姿绰约的剪影，那些硕大飘逸的枝叶，在雨后的风里优雅

地摆动，抖落叶面所剩不多的积水。”

那记忆或许是香甜的。作家飞天老鼋在《品食文昌鸡》中不吝笔墨记载了与文昌鸡的“第一次亲密接触”——“肉质滑嫩，皮薄骨酥，香味甚浓，肥而不腻，咀嚼之中还会有一种淡淡的香气在舌尖回荡。”

那记忆或许是灵动的。作家崽崽在《海口人养猪》中另辟蹊径的视角令人忍俊不禁——“海口的猪挨骂也特别多，你说你一头猪，还要吃好，甚至要吃鱼汁，这不欠骂吗？主人一勺子打下去，嘴里骂道：‘这个刹千刀啊刹千刀，我雨淋日晒给你捞的浮萍，我烟熏火燎给你煮的滷，你不吃还给我拱掉啊，拿刀来宰了算了……’那时海口的早晚，深深的巷子里常常会升起这说不清的酸甜苦辣。”

而这些对他们而言割舍不下的记忆，无非只是每个海南人日日经历的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，读起来分外亲切也颇为感慨——海南，这片曾经只为流贬官宦的蛮荒之地，这趟曾经只被视作穷途末路的渡海航程，竟成了人们争相前往，净化心灵、朝圣自然、体验市井的天堂之旅。

“海南现代文明的步伐，似乎‘落伍’了，但是，这种‘落伍’成了海南的造化，使得海南在破坏‘阳光’和‘水’这些生命要素的潮流中，显得迟疑和怠慢。”作家杜光辉这样分析，“于是，现代文明相对集中的地区，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海南。”

在涌向海南的络绎不绝的人群中，孔见常常可以看到作家们的身影：“除了轻松的行囊，他们还携带着一颗敏感的心灵，和一支生花的妙笔。在依依不舍地离去之后，他们往往留下一份深情的文字，记录他们在岛上难忘的记忆、联翩的遐想与内心的艳遇。”

所以，还是那一句话——如果你曾经问过归来栖息的鸥群，“什么是海南魂，什么是海南人”；如果你曾经问过南来北往的旅人，“什么是海南本色，什么是海南印象”，答案，尽在此书。固

书摘

我是大年初一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启程的，不想惊扰他人，几乎是偷偷溜走。海南正处在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前夕。满街的南腔北调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在这里卖烧饼、卖甘蔗、卖报纸、弹吉它、睡大觉，然后交流求职信息，或者构想自己的集团公司。“大陆同胞们团结起来坚持到底，到省政府去呵……”一声鼓动请愿的呼喊，听来总是有点怪怪的，需要有一点停顿，你才明白这并非台湾广播，“大陆同胞”一词也合乎情理：我们确实已经远离大陆，已经身处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——想到这一点，脚下土地免不了有了船板晃动之感，船板外的未知纵深更让人怯于细想……

各种谋生之道也在这里得到讨论。要买熊吗？熊的胆汁贵如金，你在熊身上装根胶管笼头就可以天天流金子了！要买条军舰吗？可以拆钢铁卖钱，我这里已有从军委到某某舰队的全套批文！诸如此类，让人觉得海南真是个自由王国，没有什么事不能想，没有什么事不能做。哪怕你说要做一颗原子弹，也不会令人惊讶，说不定还会有好些人凑上来，争当你的供货商，条件是你得先下订金。

海南就是这样，海南是原有人生轨迹的全部打碎并且胡乱连结，是人们被太多理想醉翻以后的晕眩和跌跌撞撞……

（节选自韩少功《万泉河雨季》）

琼州海峡？尤其是在海南很少听人谈论它。我两次去海南，都是求人领路专门前往，才看到了琼州海峡。这道海峡在人的心理中，比实际更狭窄。对相当多的海南居民来说，它近乎不存在。

确实琼州海峡缺乏隔断的宽度，当然海南岛更没有独立于大陆的感觉。所以想看懂海南岛，就多少有些难度……

——当近现代太难以理解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多观察古代。好在海南岛的历史，唯有古代最为辉煌。

想理解古代的海南岛，先要知道一个常识：在西历第七到第八世纪，世界上有两个遥遥相望的强国，一是唐朝，一是大食（阿拉伯）。唐朝已经是世界中心，接待天下的朝贡求商。阿拉伯一旦崛起，不到百年就统治了从西班牙到中亚的半个世界。

它们彼此的吸引是必然的。新鲜的召唤，使远洋船队扯起了蓬帆。

第二个常识是航海。西历七世纪的航海水平，表现在广州至红海之间的大航道上。那时尚未有什么果阿、新加坡、澳门之类的殖民据点，从阿拉伯或波斯出发的船队出了马六甲海峡以后，就沿着长长的越南海岸一直向北，朝着伟大的唐朝进发。

——船队对准的最近的锚地，就是海南岛的南缘。

（节选自张承志《海上的棋盘》）

四公要在，也有七十多岁了。在村里同辈人中，四公算是学历最高的，读过几年小学，没有文凭，文凭就凿在墓碑上，那是他父母亲的墓碑（他父母就合了一个墓碑）。在乡下人眼里，一纸文凭算什么，不就是有四个圆圈的红印戳么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都是可以做假的。只有这硬碰硬的碑文，往坟前一竖，见得风见得雨，见得天地神明，见得列祖列宗，谁也不好欺心做假，雷公要劈人的。四公排行第四，墓碑上他的名下，就比他三位兄长独多出七个字来：罗峰高小毕业生。每年清明祭奠，他最认真的是拿了狼毫毛笔蘸红油墨，往碑上填，特别是这七个字，一直要让它们红得亮晃晃的照眼，让人好远地都看得见。罗峰是我们那地方很有名的学校，在男人屁股后还甩着长辫子时就有了……

因为学历最高，村里人就信了他，有红事白事都要找他的。结婚了，让他写“丁”字，写对联。成亲那天，村里的来喝酒，村外的也来喝酒，有送钱的，有送礼的，人多礼杂，鸡鸭三牲，床单布匹，锅碗瓢勺，收了就得写礼贴，这写礼贴当然也归了四公。于是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管、一砚，大树底下，四公俨然便是一位超凡脱俗的“翰林学士”了。闹哄哄中，忽然有人火爆爆地就叫了一句：“面前坡二腰黑绸布三尺。”话音刚落，墨字已成，四公是一字不差地写在巴掌大的红纸条上了。又有人飞一般地拿去贴在了新房前的客厅上。半天功夫，他就要写一客厅的“礼贴”的。人死了就请他写祭文，不用发表，入殓那天拿来念就是。那人家是哭得有泪无声，四公是读得有声有泪。也没人要听，可有人留心过，说他写的都差不多一样。于是有人就说了笑话：有死错了的人，四公的祭文是决不会写错的。红事喝酒，白事也喝酒，红事得给钱，白事也得给钱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生生死死，或生或死，于是就断不了四公的生计。

（节选自黄宏地《四公》）